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九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八

宋 王應麟 撰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若藂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

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顧一人朱文公周益公視為長友作陶今祠堂記見集中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予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黄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黄蓋傳故南陽太守黄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

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

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皐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廿

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崤縣唐改為硤石熙寧六年省為鎮　若璩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

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

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

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

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謂給

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勑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若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

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寛法離新州想見懐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

阿䝿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考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閤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憸人豈晚謬乎 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

議上怒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

自即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賔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賔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

人思之比父母絶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李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若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彌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若據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閭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丘均景龍中為

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若璩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

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披度人經作鬱藍鬱藍元板作鬱鑑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轂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博士元板作學士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潏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

方言如岸泚土銼乃黙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汚偽爵

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

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

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詡之子徵嗣王

終宗正卿李義蓋徵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誡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氾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

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句

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

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

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

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

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若璵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皮日休云栢梁七言聯句與焉大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栢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若璩按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争王室其争如何夢王我弼吕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眷眷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言也若璩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在前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令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若璩按此不可考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温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温嶠回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栢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若璩

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栢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

及詩皆不敢豈修改而刪之歟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吺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謞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若璩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送廣師詩上曰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

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

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録

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説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

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

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

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嵓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

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御史元板作太史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黄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犀鶻鵜慘于冰

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

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景文詩

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黄金鑄子期本李賀

貫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虚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櫂

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

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錢起名在第六豹㫖賦　若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

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

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

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

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

可竹石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

雲截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

過七百而不知𥸤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奚以

汎引為

唐彥謙詩啗鼇譏爾雅賣餠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

云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

公也

堯非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澗

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

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説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黄籍白丁青蚨黄絹黄口白頭七札五行緑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

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令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若璩按趙註孟子今茲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頌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青景藹藹微霜草木揺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悦無逺不柔青景元板作清景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呉會謂呉會稽二郡也石湖辯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呉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若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或出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

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若璩按鴈湖李壁號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令覩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若璩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意也
此風雅正傳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畧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繰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

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

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

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

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

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

催馭堯宫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

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若璩又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蹐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

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風舞元板作風起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録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若璩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糞土元板作糞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甞觀欒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

云不帶聲色葢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萃音翠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髙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藁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黄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

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子元校作手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斵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斵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舂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䲹鯱今無種蒲盧敎未形注云䲹鯱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䲹鯱終以直其有

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

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

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

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

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

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温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

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

却應未肯受饞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

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

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絶唱寡

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譙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葉少藴逸人舊任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敖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後村若璩按後村劉克莊號謂徐集

不載魚須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魚須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十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若璩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

惟有傳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絶句於半山[若璞按半山王安石號]最後學絶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

録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㧞晁景迂集

黄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

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

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

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

雌黄雨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若璩按南塘趙汝談號）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若璩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王汝

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

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潁

公冦萊公事若璩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絶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荆

公絶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為鸎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録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吕居仁荅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

知者改為不禁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無官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祉于後而婺本改
為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
者改為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
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
擬春來大出遊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
元帝紀若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若璩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若璩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黄黄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界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虙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虙鐫官○只謂元板作只

吴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擣藥兎長生詩云真水黄芽長

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闘搏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若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閣學士謚文清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若璩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鄰墻晨夕過從王氏論闗雎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閱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顧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髦力引去遂薦王

氏於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蓺蘭仍蓺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俟於松下問

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昭先詩云為逢末刧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碓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若璩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見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

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别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先生沙隨自題眄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間夜深夢繞康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

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若璩按徐謂師川名俯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韓按韓謂子蒼名駒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三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黃韓呂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

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廪以高下為差師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窗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蓂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若璩按野處洪邁號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横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憪買居紀㕔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玆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内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

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録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為而收之也到秦元板作至秦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蒟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

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年唐時宮中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録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

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若璩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逦翁知若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侶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

及之李艮翁丑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鄭得言元板作鄭德言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傚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若璩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撝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訶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九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鄭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兹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袂衽式賛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

必缺社宮成則必缺隅若據按去邪萬北齊邢峙傳太子事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蛤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别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按本出郭頒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

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吿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襃慰之亦以使四

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廷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尊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廸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温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内相於
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
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
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
父凡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説

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

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歸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韋復幾於失刑　若璩

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大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遣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

是樓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葢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又曰嗟子毋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

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茢難悟若璩按馮衍傳注云茢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茢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茢難悟也啓正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𨚕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

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

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犢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罷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若璩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鬬而内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

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若璩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舊唐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為上等鮑防于邵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寧若璩按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滌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固凝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笺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

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芳璩按亦見劉陶傳前欒巴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欒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按令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按左傳止有東道主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

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按王肅傳無亦出魏少帝紀晉請

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

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按出武帝紀

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蹊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按日知錄婁羅蓋聰

明才敏之意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

家按已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何此瞻曰寒山詩亦有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

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兑注不

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

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按亦出孫綽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按不審為晏子語世情出纏子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朅來出思玄賦按李善註引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槀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夆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

出扶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翁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按出顧臻表曰令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

傳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按中庸注無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膠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墨杘出列子音眉癡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敘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悶息耗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

漢禮儀志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悼恎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按止有本種無本貫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按庶附李諧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興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

太子適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聮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板作晉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璩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亡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璩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閒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傳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帶牛

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欝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御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雀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御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

鄭安晚再相若璩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黄伯庸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迪威正父荅詔云殳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

罔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御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儆相如何以强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　若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侍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

仁宗本紀不載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黄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黄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闗陜六七仕不挂權臣之横恩崇觀二十秋靡霑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甁怳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究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若璩按何屺瞻曰此色解張克明啓中自叙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荅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若璩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楊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

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罕嶸監試後罕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荅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鴆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鴆鶻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

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
[illegible]誌
衢州稽古閣書皋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
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主
王相爚嘉熙若璩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閤以親老辭督府辟其
書曰昔溫太真絕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
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酏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酏出文心雕龍

獨孤驯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驯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容

之三十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

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强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觶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聧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二十

宋 王應麟 撰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
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
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
紀月日以實録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
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
謂吕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録云命夷簡撰
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

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道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
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
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
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内尾云牓某軍仍

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
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
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
節鉞初除以勑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隃領之制也若
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
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
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

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襄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仍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黙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若璩按王氏父撝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傅内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彦字朝美本

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内觀陸游字務觀本此魏傳

蝦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紓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若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睲而見景星注睲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閻可倚杵於何藏河圖

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輔上元板無一字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雝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孲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鷖彌也

孟子音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輈人注鰒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若璩按楊升庵廣之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襃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

謚皆奇之又奇

石鼓文帛魚鱳鱳又云有鱄有鯿即白魚也有鱄元板作有專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若璩按國語云拇食指左傳將指儀禮鄉射大射注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究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

簞瓢粗足似山雌似元板亦作

殷芸小説蔡司徒説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

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

三間簡齋若璩按簡齋陳與義號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

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禄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

波稜自波稜國來

波稜元板作坡陵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良醫若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謗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若璩按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黄帝時醫

黄石圯老教授福州閭李葵李栩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頴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栩樗也葵字襲明子栩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

居仁寄和伯少頴迓仲詩

齋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黄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

李明人黄亦寓居馬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録多誤無垢心傳録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質即陸淳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若墟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熈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黄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

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詖猶肆行箠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温韜也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若璩按此其有感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覸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

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閒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銅川夫人

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顔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聞道奔本朝舍世禄為窶士乃絶口不言伯温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紫寺

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若璩按何屺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初未有其父聞道來奔之事今進既逮事藝祖安得太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内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喜新者遂傳之耳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黄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

論若璩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

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註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

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若璩按二當作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士之有誅自此若璩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按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玄冠紫緌自魯桓

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按此下脫始用葛茀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獘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

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若璩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文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

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虀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整兮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别均户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

九百三若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葢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璩按潛夫論本作治金以鹽攻

玉以石若璩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

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瑶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若璩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

文名弓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璩按炳燭齋隨筆

嗇於已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已謂之吝嗇於人并嗇於已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

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

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

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

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覩此則

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祜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懣攷嫓嘗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傅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慼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讃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

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戸一千六百若璩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晋武太康元年平吴戸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按漏十字隋文開皇中戸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戸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戸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戸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戸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按孝平元始二年戸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

武中元二年户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稑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湎之后誤矣

曾旼字彦和為書解朱文公吕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

書講義博士曾肷等解蓋誤以旼為肷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論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

持身必守行誼

録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别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鬻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

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彞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竒以衞恒四體書序考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中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已有之若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内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一下句未見所出

集古録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葢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

生也轅與袁同洪氏隸釋若璩按引高祖紀證即轅生已見楊升菴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詰曰王子充引辯水經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菴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覩人於其素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考耳若璩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山先生聞之曰子得

母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予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録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已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别焉懍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

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
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
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翺所以
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
御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
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黄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

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壕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

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璩按此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語本考工記

北齊據盧思道之詩得八首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

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

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君苗未知氏姓考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

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

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

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凡文章高遠絶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鄮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慼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

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間此
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
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
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
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
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
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
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

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罔罟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鯌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鯯鯸烝石首臛鯊鮆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

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
南退燕阿房離宫别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
明四方竒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
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廵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
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
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
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
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

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大人元板作大夫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

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

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

矣

東坡觀某詩誰與某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祗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譏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

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若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

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令以為宰相誤矣　若璩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閒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

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徵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

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

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于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璽也而更為寶匭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

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德祐（若璩按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初責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責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

上㽞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録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録戴斗謂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鋭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

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煇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

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韈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偽字也若璩按見顔氏家訓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宫之奇以族行吕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沓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録晁子止昭德讀書志考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

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堂若璩按當時春

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

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

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常至元板作常置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

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若據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刼數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

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若璩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若璩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玄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玄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葢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顔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予言祝予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

之僊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黄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

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
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
之仲春杜氏以長歴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
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盖
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為此說

潏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袄正謂之視流內袄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
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
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
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
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

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靖康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

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

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
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任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
下託宿故趙州以斵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
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令也毀中民十家之産
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
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
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
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賾以浮屠氏而能為

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萬事元板作萬法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

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

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二十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鋟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浙東道憲司官行部涖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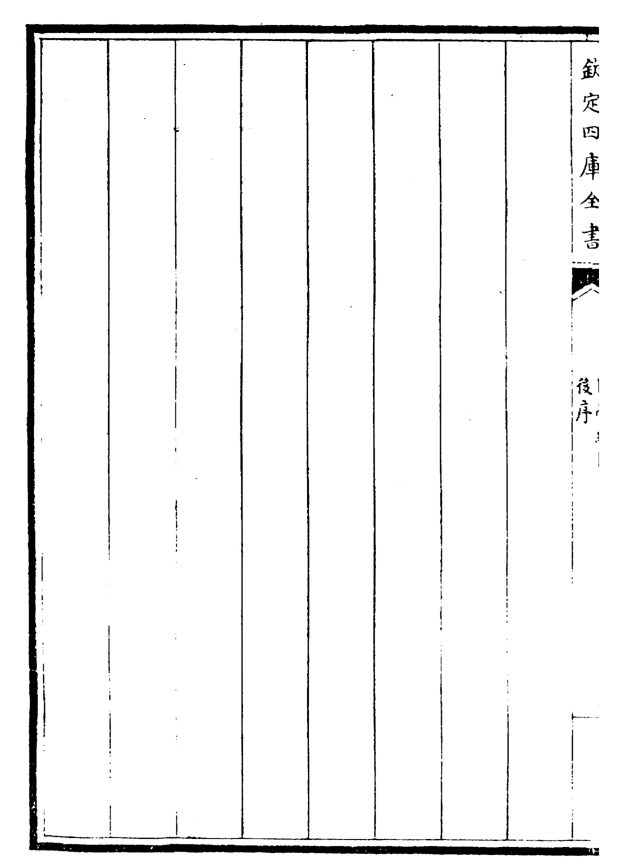
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馬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襯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為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鋟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覯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

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
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
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
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
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
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
遊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
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慶元路本出尚書兩

孫淳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間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

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癘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溶